

卷三十四

墓誌銘十二首

梅村集 下

土



梅村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二

中憲大夫廣東兵備副使王公畹仲墓誌銘

余同年進士其在無錫者曰馬公素脩唐公玉乳錢公凝菴王公畹仲吳公永調爲五人素脩負夙名晚達而唐公尤衰頽凝菴仕宦不大進永調用足疾引休畹仲有弟曰晦季相繼成進士門第通顯伯仲皆少年在同人中最爲踔絕矣已而素修殉節唐公以病錢公以兵皆死而畹仲任南韶憲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副聞寇難自經余與晦季遇于吳門相向慟哭無何晦季亦死矣今秋永調以書來爲畹仲請銘曰此五人者惟吾在耳是不可無見于君之文也余讀之不覺泫然流涕嗟乎二十年間人事變滅知交都盡觀于一邑則海內可知矣觀于王氏一門則他人可知矣嗟乎其何忍弗銘按狀公姓王氏諱孫蘭字畹仲別號雪肝其先河東人也十四世祖福從建炎南渡僑居吳之洞庭其自洞庭遷無錫則自十世祖信始信以辟召官浙江鹽運提舉



生三子其季曰忠良公其後也忠良生珩珩生伯
週伯週生鵬鵬生宙宙生之柱之柱生贈君我知
父子皆諸生有志行我知以次子孫蕙知縣考滿
恩贈文林郎卽晦季也公爲贈君仲子少而穎異
父子兄弟間自爲師友甲子舉賢書三上始第選
刑部主事奉勅視江北獄多平反擢員外郎出守
成都煩劇號難治蜀府宗人以氣漁食鄉里市人
叫謹操白梃逐之且束苴燔其屋公立而撝曰宗
人撓天子法宜治爾等小民燕王府如三尺何皆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歛手曰惟太守令當是時微公言幾亂居二年奉
贈公及太夫人諱歸服闋起補紹興守歲大禋設
法賑救所全活甚衆久之以積勞擢廣東南韶兵
備副使粵中承平久軍政不修又以去京師遠督
府驕蹇用文法束其下監司治一道兵不得視虎
符尺籍糧糗鎧仗無所關預以爲常公視事欲有
所整飭會猺獞反誓師湟川冒瘴癘穿箐銃薄其
巢殊有斬獲御史上其功報聞矣尋楚警狎至長
沙衛永蹂躪無堅城韶境接比戲下士不滿百公

殫力扞圍使十輩請兵得羸卒七百人復以他警
一夜撤去連州陷樂昌乳源仁化自潰韶吏民絕
而逃手劍當門不可止城中空無人公仰天嘆曰
事不可爲矣再拜自縊死嗟乎以公必死之志使
有一月糧率疲弱之卒千餘登陴授甲卽力竭城
陷嚼齒罵賊而死猶可無憾地下迺公以一身蔽
全粵而督府委南韶囑賊所呼百不應人心瓦解
倉皇自縊是公之死不死于賊死于督府也公死
而賊不至人有惜公者曰人臣之義城存與存城
亡與亡蓋從容鎮定待賊至而死之未晚余曰不
然夫死者人之所難未有不捷于決成于果而敗
于猶豫者也當京師初陷時道路所傳以先帝
爲出狩素修將自裁客或止之曰君父存亡不可
知而先致命萬一君存國復可若何素修毅然就
義不顧也素修死其同時稍濡忍者一爲賊得卽
欲自引決且不能彼夫封疆之吏城陷苟免其遲
疑不早斷遂巡獲臯者違違猶是也而今責南韶
以傷勇有是理歟公之必死其心則素修之心也

公之死不如素修則地與事爲之也公無媿於心足矣死之輕重何足問哉公配華宜人家家本鉅族能佐公以廉儉方兩親繼沒公宦蜀在萬里外經營喪紀皆宜人力也嗜禪悅好賑予自奉簡薄寬和逮下待庶出一如所生公亡九年家事益井井教育婚嫁具有成法公生于萬曆己亥九月十二日卒于崇禎癸未之十月享年四十有五宜人生于萬曆己亥九月三十日卒于順治壬辰之三月享年五十有四其孤仁灝等擇日奉公與宜人之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喪合葬於徐陶涇之新阡子六長仁灝縣諸生娶申氏宜人出次仁液縣諸生娶馬氏側室嚴氏出仁溢仁演未娶俱側室計氏出仁渥仁澍未聘嚴氏出女六一適縣庠生殷臣庚卒一適郡庠生侯其源一適國子生楊世憲卒一字吳庠生劉履恒一字胡永和俱宜人出一未字計氏出孫男一仁灝出爲之銘曰

大庾嶄巖武溪水蝮蛇糾蟠瘴母起白虹燭天忠臣死楓林青青魂歸里城郭蒿萊故宮毀高墳巋

然君有子萬里迎喪葬于此後千百年視良史

費公墓誌銘

今上在宥之十四年以郊祀大典推恩臣下寵及其世生封沒贈具如詔書於是溧陽費仲常先生以其子古心公貴得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配史氏贈宜人先是學使者以溧陽士民之請既祖豆公於祭官而 聖書之下也古心惟關吳會得 命而獨恨公之不及見乃撮公生平事而誌曰先大夫為諸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喪合葬於公 之墓曰子之長仁灝縣諸生娶申氏宜人出女仁液縣 馬氏側室嚴氏出仁濫仁演未娶俱備 計氏出仁渥仁澍未聘嚴氏出女六一適縣庠生殷臣庚卒一適郡庠生侯其源一適國子生楊世憲卒一字吳庠生劉履恒一字胡承和俱宜人出一未字計氏出孫男一仁灝出為之銘曰

大庾嶺巖武溪水虵蛇糾蟠瘴母起白虹燭天忠烈孫誅于萬里迎喪葬于此翁千百準跡身史

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仲常
費公墓誌銘

今上在宥之十四年以郊祀大典推恩臣下寵及其世生封沒贈具如詔書於是溧陽費仲常先生以其子古心公貴得贈奉直大夫戶部福建清吏司員外郎配史氏贈宜人先是學使者以溧陽士民之請既俎豆公於學宮而 璽書之下也古心權關吳會得以便道過家上冢而獨恨公之不及見乃最公生平之行蹟涕泣來誌曰先大夫爲諸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六

生祭酒三十年齋志以沒不孝孤服膺遺訓以濫邀今日之寵而隧間之石未有刻辭若吾子界之一言則以彰 君賜而揚先德先大夫其不湮鬱於九原也偉業旣拜而敬諾乃卽古心所爲事述序而銘之序曰溧陽費氏故江右鉛山徙也以宋參知政事諱士寅爲始祖參政在開禧中同知國用使以言利不便忤韓侂胄落職從鉛山徙溧陽之春兩橋五傳而爲元國子助教諱子潤助教之子爲明太醫院判諱仲淵仲淵之後累世皆以醫

顯其後有育齋公諱某心育公諱某父子擅其術
稱專門名家心育公卽公父也公生而穎異心育
公奇之慨然曰活千人者必有封吾祖宗爲此業
以救世者二百年矣其當在此子乎乃盡屏青囊
方技之書呼公而屬之曰此不足學子當識其大
者有吾家叅政故實在公乃感激刻勵經史百家
之言無不畢覽溧陽故山城風俗樸厚其人修士
君子之節而公從其賢者游立然諾砥名行寡忤
而少可務爲嶄然特立以不詭隨於世居家內行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七

淳備持喪哀毀創立祠堂勤修時祭事寡嫂以禮
勸宗人以學與人交責備行誼磨切彊直有古人
之風屢試於有司收其最等羔雁日盈其門邑子
弟經其指授者皆通經服古見者知之輒曰此費
氏學也嘗拾遺金於逆旅守而不去待其人還之
邑令試諸生傳呼稍倨擲其卷去同事皆隨之出
主者爲謝過焉里中兒獻計設逆墻祠面呵斥之
且貽書數其罪有林以禍患勿爲動其守正不撓
如此生平與同里宋如闕先生以功名相期許方

天下多事如園以孝廉叅軍謀油幢笳鼓出入於巖關絕塞得以專制四道爲名臣公則屈首一經屢踏省門不利乃至太丘之講授不及伯休之賣藥以此恒邑邑不樂如園之子其武才而能文公見之喟然太息曰吾老矣不能偕如園從事馬蹄間他日其武貴吾兒其聯轡起乎已而言皆驗嗚呼其可感也已公諱良佐字忠卿別字仲常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史宜人爲其邑鉅姓閭德中外所稱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合葬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八

在溧陽城外之某阡子二長達終於邑庠生次達卽古心也舉順治壬辰進士女二孫四人鉉鑑釗皆達出而達所出則鈺也鑑與鈺皆庠生吳偉業曰楚黃州杜退思雅負知人鑒常司訓溧陽爲余言費仲常名行不置也宋如園從塞上納節歸相遇於金陵屈指海內人物笑謂余曰君未覩其不鳴不躍者耳吾友費仲常真有用士也余雖未獲親炙仲常而游宋氏父子間不知其人視其友徵於宋氏則可以知費氏矣嗟乎叅政不肯以言利

進閱數百載而子孫始復爲司農郎語曰不爲良
相則爲良醫費氏之所積旣已深矣公之績學砥
行不能得之身而得之子豈偶然哉是宜銘銘曰
山則三山江九派盤岡支水投金瀨處士高墳見
者拜石闕歸然昭帝賚松柏九九勿剪敗龜云襲
吉筮無害子孫繩繩綏未艾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九

即古心也... 三孫四人欽鑑到
皆達出而達... 與錕皆產生吳偉業
吉筮無害子孫繩繩綏未艾
昔漢石闕歸然昭帝賚松柏九九勿剪敗龜云襲
山則三山江九派盤岡支水投金瀨處士高墳見
者拜石闕歸然昭帝賚松柏九九勿剪敗龜云襲
吉筮無害子孫繩繩綏未艾
琳田愈莫費費刃之也費刃之也費刃之也費刃之也
數閱樓百舞而子孫始復爲司農郎語曰不爲良

贈內翰林國史院簡討鄧公墓誌銘

壽春城南二十里地曰東陡澗有林木鬱然者是爲贈文林郎國史院簡討鄧公之墓壽春故四戰地在明季分淮南北於通侯爲四大鎮而壽春以控帶楚豫宿重兵將不戢士鈔掠褻安發丘隴焚廬舍燄火屬天枯骹蔽地而府君之敢宮近焉孤子旭守而號哭身推喪車及諸河幾不克濟乃得所謂東陡澗者夜穿窳穴晝伏原野若有物相之者而墳立嗚呼此公羊傳所云渴葬也渴葬奈何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以亂故不及時不備禮將以俟乎大葬大葬者遷也其因乎東陡澗則奈何曰天之相之也以不及時不備禮危不克葬之日而早畀之以吉壤其遷也足跡遍乎千餘里之郊而卜惟壽春爲食祇就形家者言相陰陽正方位以戊戌正月九日改立房而下絳焉君子有善乎其卒事故謹而日之也鄧氏蓋高密侯苗裔宋建炎中有右正言諱肅者渡江入吳歸隱於洞庭其後道常公在明初以富民徙實鳳陽之臨淮道常公三世曰濠湄公諱璉

濠涓之子曰景陽公諱洲再從臨淮徙壽州卽公
父也公諱讓字汝謙別字咄泉爲景陽公次子孝
友篤誠不苟訾笑事長惟謹接物惟和雖遇童孺
勿簡勿倨柔而不犯儉而中節規言矩行尺寸無
爽當景陽公見昔年甫十有八兄敬前母出也公
獨身搯挂腆洗以時事母張孺人克盡其養娶於
沈早沒繼配蔡孺人朝齋暮鹽黽勉扶助公少負
才好學家貧母病經營醫藥母亡廢書流涕乃棄
去轉轂梁楚間精彊有心計蔡孺人機杼操作以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十一

克相於成稍羸則以修橋梁甃道路散施故舊親
黨婚乎於我成喪乎於我殯俾獨乎於我養焉性
好潔築室八公山下種蒔花藥絕去塵坌東阡西
陌父老相存是非質成讜言裁正雖以一布衣家
居人望以大人長德邦君加禮推爲鄉祭酒其未
舉子也遍禱於山川夢日而生故名之曰旭字以
元昭厚脩脯延經師以爲教孺人篝燈佐讀嘗顧
而嘆曰爾父有志不遂鄧氏世有隱德其與在此
子乎元昭今丁亥進士由翰林簡討升洮岷道副

使贈公以其官者也嗚呼公與孺人之志可無負矣而豈知不及見哉公生於庚午八月十九日終於辛巳正月初六日年七十有二孺人少於公五歲乙亥六月十八日以其卒亦辛巳爲五月之晦當張孺人病也孺人齋而籲天欲以身代公沒而又號呼躃踊相隨入地若孺人者可謂難矣元昭與余同官其從簡討乞假歸葬也山墮水旋經營重繭余遇之南中談其兩親生平未嘗不涕下旣以檄催北行不果中遭齟齬遷洮岷道以去

梅村集三三

墓誌銘
十一

余相送出都門慨然太息曰自壽春去秦川二千餘里而洮州又僻在大夏屈臯蘭山南一官絕塞何以爲先人坏土計哉今得請而歸歸而克葺塋事以余之習其先行也故用御史劉公之狀來謁銘余嘗讀東漢樊重傳善農稼好貨殖賑贍宗族

恩加身沒之日削券棄責者以百萬其後一

宗五侯貴盛無與爲比心營善之比誌公墓知公之好施而喟然於仁人之必有後也元昭在館閣中師資氣誼在生死流離之間營護其妻子不以

存沒易心不以鈞黨避禍天下聞而壯之接援同志問遺故人急難周旋窮愁慰薦先人後已終始勿移嗟乎友道衰矣求其扶義倜儻未有如元昭者也豈非府君之風類哉公止一子而元昭有六人曰焮曰燭曰煒曰煥曰熺曰炳女二人鄧氏之與未艾天故畀以吉壤發祥而公與元昭其賢有以致之也法當銘銘曰

謂公爲隱兮處乎市謂公爲俠兮近乎儒誰其與游兮嗚夷子皮左春申之臺兮右期思之陂中封

梅村集

三十三

墓誌銘

三尺兮後千百年其奚悲胡五世之返塋而不歸骨兮具區噫嘻惟魂氣無不之兮吾將以問之包山丈人而已矣

志問遺故人急難周旋窮愁慰薦先人後已終始勿移嗟乎友道衰矣求其扶義倜儻未有如元昭者也豈非府君之風類哉公止一子而元昭有六人曰焮曰燭曰煒曰煥曰熺曰炳女二人鄧氏之與未艾天故畀以吉壤發祥而公與元昭其賢有以致之也法當銘銘曰

太僕寺少卿席寧侯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江南大祲當事者設法勸分吾郡席君寧侯以太學生捐八千金賑饑者應撫黃公希憲以聞優旨嘉獎予以官君以親老固辭且上言願助國家討寇請輸所有以佐軍 先皇帝以爲忠卽家授文華殿中書兼太僕寺少卿當是時司農告匱捐助之令屢下貴戚世臣鮮有應者 上故驟尊寵之以風厲天下然而時事已不可支矣在搶攘之日君嘗一至留都葦恩褒封祖父如其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十四

官已而副節使慰安唐藩移湯沐於臨汝因其地不受封君盡心藏使事崎嶇兵間懂而報命歸隱洞庭之東山其地僻處太湖餘鯤出沒會 大兵南下蘇州初入版圖萑苻亡命倚西山爲窟穴君素得鄉里心掃地盟曰此萬分無益徒使吾屬無噍類耳修扞禦申約束聽命於軍門以故東山獨不被兵君家居數年病卒其孤啓圖等踏門來告曰先子已獲祀於鄉葬有日矣敢以納竈之辭爲請余曰諾按狀君諱本禎字寧侯別字香林其先

安定人以唐禮部尚書豫爲始祖五傳爲武衛將軍溫避黃巢亂挈三子尚常當以渡江僑居洞庭君則常之後也自常十三世爲安邦在明初有壹行安邦五世孫曰程程生綱綱生旋旋生鈇鈇生贈大夫怡泉公洙著家訓修隱德有四子其季乃贈大夫端攀是爲君父右源公右源與其兄左源用廢著起家吳人稱東山者曰左右源席氏君生而嶷然露頭角讀書治詩春秋事右源公及吳淑人以孝父沒穿墻舍傷曰吾不忍離也有祖祠在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十五

翠峰歲時上亭會其宗人立義莊義塾自爲文以記彬彬然脩士君子之行焉其於治生也任時而知物籠萬貨之情權輕重而取棄之與用事者同苦樂上下戮力咸得其任通都邸閣遠或一千里未嘗躬自履行主者奉其赫蹏數字凜若繩墨年稽月考銖髮不爽質庫所入不責倍稱之息於人人爭歸之所贏得輒過當繇此其業數蹶又數起云臨清之破也悉亡其貲君恐以累故人之寄橐者將倒度還之絕去什一弗復事聞者感其意

固請乃止未幾盡復其所失且倍焉舵船之獄江
使者誣其家客爲間謀收執彭考踰二年廼解所
市物以稽緩踊貴計其費乃足以償此雖屬有天
幸顧其居心持行足以致之豈苟然已哉賑饑由
吳以達於傍郡遠而山東臨濟多所全活又月以
朔望次日班粟里之貧羸者措繇役甃道路病者
汪藥亡者給樁焚券棄責掩骼埋齒以爲常固其
天性好施亦因時方傾亂不欲厚自封殖非云輕
財將以守富也人謂君素苦肥疾無聲色玩好六

梅村集三十三

卷五
十一
銘

博嬉遊之樂終日搢搢然勞身爲物晚年始憐一
山園又不及見其成就夫富真爲君累耳余則曰
不然自變故以來仁人長者坐視親知故舊流離
患苦義相收恤而力不副其願傍皇太息者比比
然矣君則探囊以應稱心而行之然後知天之予
君獨厚而君平生所快意適志者在此而不在彼
也君生於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卒於順治
十年七月二十二日年五十有五配吳淑人側室
延氏談氏有四子長啓兆延山次啓圖談出啓疆

啓寓亦延出女六人孫男一永助啓彊出孫女二人君沒未一年啓兆卒啓圖善病而少子尚幼其爲太學生營葬事者啓彊也墓在東山之陽葬以己亥八月之某日嗟乎當先帝軍興孔亟之日若人人趨令如君未必不足以措拄萬一輓近藏鏹者旣不能仰貲國恤又以其間割剝鄉里以自封及難作而緘滕扁鐫亦隨之語曰墻高基下其崩必疾賢者以財自衛而愚者多藏厚亡聞少卿之風斯亦可以感矣余於君有一日之雅家大人以幼女字君少子其分誼在師友骨肉之闕知君行事爲信故不辭而爲之銘曰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十七

漢拒滎陽任氏廼興景征七國毋鹽貸金居奇致羨匪時弗成保已善物終全令名斗軫告災吳饑楚戰毀家佐軍曰余是勸功在濟荒守能已亂白圭計然知退審變莫釐嗟峨去天尺五流水洋洋原田膺膺云誰之封若堂若斧刻在幽宮垂示終

古

封中書舍人石公乾錄墓誌銘

今國家以漕事爲重其以道臣轉運上京師者卽有父母之訃不得見星而行於是江南糧儲道參議關中石公雲門奉其父封中書乾錄公之諱祖括髮徒跣以請例格不允則墨線從事旣而得代以行涕泣以告偉業曰在閭淹息一官幸告無罪以哭先府君於苦次則皆

主上之賜也惟是先府君抱德弗顯施及後人以倖邀一日之寵命今者至於大故其得能言之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十八

君子銘月日而鏡諸幽庶幾表君恩以圖不朽

其用此累吾子矣倖業遜謝不敢退而思待罪史職內外制詞於中書均有代言之任爲同官石氏爲父請封副在史館與聞其略今納窆之石其何敢辭乃受參議公所自爲狀序而銘焉序曰公諱孕玉字乾錄陝西西安府富平縣人高祖諱朝用繇方田起家朝用生文文生四子長曰爛字雙溪輪粟賑饑賜冠帶次曰煥煥生太學公塋而出後於爛卽公父也太學公嘗讀書華山絕頂深造有

得公習家學負才名數踏省門不收年七十猶能
作細書講貫不輟拜中書命日無喜色恨其身
不遇無以上報太學公也太學公性至孝事雙溪
公克盡其養雙溪後舉二子旣析箸異居數以敖
盪破其貲性多齟齬遇從子尤無恩公父子盡心
收卹割所有以奉遭惡難力爲之解亡則經紀其
喪焉與人交恂恂退讓訓諸子必以嚴言動皆有
成法就養營平也數以潔已愛民爲教誠有庶母
弟三人天性篤志病已革幼弟從宦在南拊床太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十九

息顧其次子曰汝兄爲官吾之不得見分也顧安
得汝叔至一訣乎嗚呼若我公者可謂孝友篤誠
之君子矣余嘗讀禹貢及詩知成周漆沮之水爲
天下饒又鄭國開秦渠漢中大夫白公復穿之民
食其利今石氏世居富平頻山之陽卽其地也本
經註曰沮水歷土門以東注鄭渠頻陽卽後魏土
門廢縣其田膏腴灌溉畝收一鍾漢唐雖轉漕河
渭而秦人務稼穡土之所入衣食京師不專取足
於江淮故天下不困如石氏之先讀書躬畊以力

田發跡猶有當時之遺風也近代漕輓全仰東南而京畿水利廢置不講叅議初備兵營平也嘗欲復商人墾邊之制大興屯田其法以河北視關中以路沽灤涿諸水視涇渭舉其高曾以來農商畜牧行之於家而効者進施之於國足燕薊之粟以漸紓東南策未及就適有漕儲之命爬梳利弊亦既見諸行事矣誠能久於其任將使屯種可興漕輓勞費得以漸省而會值公之喪以去偉業吳人也其能無太息矣乎雖然兵與漕並重也父母之喪金革變禮而君之待臣有三年不呼門之義聖主錄勞閔孝不以王事奪私恩叅議釋重任越重關歸而發喪持服偉業嘗以鉛槧侍左右纂輯孝經仰見

皇上明倫敷教俯卹羣情以孝治天下之大道故今日誌公之墓表而出之用告萬世不專稱述公一家已也公原配李氏繼王氏皆封孺人四十長在閩叅議公也李孺人出次在辰邑諸生次在序又次虎娃出爲叔父後俱王孺人出女四人孫三

人曾孫三人公生於癸未卒於戊戌年七十有六
李孺人早歿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其縣之某原禮
也爲之銘曰
頻之山其松九九隴廻谷盤我公歿止終吉且安
頻之水其流瀾瀾潤及千里我公歸來式衍且喜
相彼頻陽寶鼎所藏黼黻珣玗紀於太常我作銘
詩百世勿忘其斯爲萬石之阡而長在五陵之傍
者歟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三十一

香煙錄
君百世勿忘其斯爲萬石之阡而長在五陵之傍
相彼頻陽寶鼎所藏黼黻珣玗紀於太常我作銘
詩百世勿忘其斯爲萬石之阡而長在五陵之傍
者歟

李孺人早歿以某年月日合葬於其縣之某原禮
也爲之銘曰
人曾孫三人公生於癸未卒於戊戌年七十有六

席處士允來墓誌銘

余間往洞庭東山則必訪席君允來氏自其父震湖君世居莫釐峰下有茶癖以善種花得養性術年九十五而終席氏系出唐禮部尚書豫由安定遷吳子孫用廢著爲業君以心泉君濡之子出後於叔南濱南濱年亦九十東山稱兩席翁皆長者君爲人孝友廉讓中歲棄所學計然術灌花淪茗以終其身吾郡及雲間士大夫多稱之允來其仲子也孝友似其父養花尤擅家風所居繚垣三楹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一

牀茵几杖位置皆得其處蘭蕙數盆怒芽競茁牆頭有木瓜朱櫟一二株垂實纍纍向人窓前置拳石面勢膚理似長與人同卧起者其下嫩草雜卉疎密可數嚴淨甃潔殆非扱箕縛帚所能及而牡丹數十本尤絕出於吳中余嘗以花時過之其花之妍媚靚艷如笑如迎卽葉之向背俯仰有自矜之色觀者神移目奪恍然若與之遇也客訝而問曰養花有術乎曰無術也吾父性愛花見花之榮也則听然喜其瘁也則悄然憂自壯迨老寢興食

息語默醒醉皆以神入於花之中得其陰晴開落而與之俱化吾父亡不敢以改庶幾見之如吾父之存也聞者爲之捧手歎息後余每過湖君開門煮茗清談促坐別則落其簷果餽余余彳亍傍徨不忍去蓋洞庭最稱翁氏朱氏有兩樓君之尊彝圖卷不及翁湖山歌舞不及朱而獨以潔勝卽君家太僕用萬金起一園迺游者過之而後訪君皆歎曰若此亦奚用壯麗爲也君以其不相當輒笑而不答噫嘻亦異矣哉君年六十有一而沒無子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三

其病也鬱鬱不得志床頭有一杖生平之所愛弄顧視惻愴折而投之曰吾不忍以貽他人旣篤友人吳亦昭撫之曰君死其如花何君張目直視歛歎不能語夫亦可悲也已自古高人達士流連寄托其於花各因其性之相近以名所好深山道流餐落英飲濯露者往往可以不死震湖之年近百歲殆似之矣而君僅得中壽何歟震湖君諱啓君諱元泰戊申之八月某日以君末命同時窆於祖塋馬場石場之二阡余旣與君游又聞震湖之高

風父子以種花終隱故因誌君而并及其先德焉
呼此亦君之志也夫爲之銘曰余云有新文姚
昔之傳牡丹者首姚黃次魏紫五侯貴千金市莫
釐峰具區水有一人慕黃綺階幽蘭籬芳枳抗烟
霞絕塵滓花寒愁花開喜識花性得花理胡弗祀
沒猶視其魂魄遊於此我作銘告閭史孝隱士元
真子若席君者斯可以死矣夫夫見其窮厄折性

梅村集三十一 墓誌銘
二十四

其病也... 顧視惻愴... 真年吾親... 其辭... 靈... 曾... 和... 風...
顧視惻愴... 真年吾親... 其辭... 靈... 曾... 和... 風...
其辭... 靈... 曾... 和... 風...
靈... 曾... 和... 風...
曾... 和... 風...
和... 風...
風...

姚胤華墓誌銘

憶乙巳歲余所親王子惟夏語余云有新安姚君胤華者僑寓吾婁爲某比鄰能傾財以舒人之急昏夜叩亦輒應其它仁心質行足以聳善扶誼雖騶魯士君子有弗逮非更僕不能盡也余聞其言而疑之以爲王子所與選還其亦博矣內而宗黨姻連外而當世豪傑賢公卿大夫見其窮阨折挫號鳴大吒夫豈無助而張之者耶而爲余稱說不離口乃僅姚君一人以余所覩今世之擁厚貴埒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五

封君者大約善積居之術精舉廢之方其於利也目營而足赴仰取而俯拾每視貲業益穰則益緘滕而固守之設有毛髮緩急坐視不一援手者比比然耳而姚君所爲乃若是是烏足信哉已而念王子名知人能自植立恥隨俗浮湛其言又似可信蓋余之意中久矣有一姚君矣今年秋姚君沒已五載君之仲子震介王子來謁余接之容感而辭哀詢其所欲言則已歷繫君生平善行再拜而請曰先子之蚤廢舉子業不獲沾一命思用詩書

充厥宗也唯寐始忘之而震兄弟不敏尚未克以
儒成名今先子體臯將入土儻微惠於大人君子
實畀矜之錫以片言鑣諸窆石則先子猶不歿也
余感其意之甚誠而言之有禮因懷然深有動於
中焉古云爲善者譬若藝禾能令嘉種世世不絕
其姚君之謂乎以君之躬備純德謂宜優游自適
享有五福廼身旣隱約於布衣而復嗇其季俾志
業弗得盡展是豈天意果難臆測哉夫亦篤於姚
氏欲其必久積而後大發俾嘉種之堅好穎粟迄
再世而是任是負也余蓋卽震之撫行焯能急於
不泯其親益知爲善者自必有後方以僥識其子
先夫其父爲憾而又何能以不文牢讓也耶按狀
君諱葉胤華其字系出饒州至明膺宣公始遷蘇
溪又傳十一世爲文學蓀谷公君卽蓀谷公第五
子幼警敏不肯躡庸人後蓀谷公器之令庀闔宗
事事胥就理其治生不卒纖細而先業日充拓值
鼎革劇盜相挺而起君身率羣從子姪保聚捍衛
鈴櫛之聲徹晝夜罔息寇烽不敢近蓀谷公搢舍

館躡躡幾不欲生有兄遭非意英多耗費君慨然
共任之曰兄若弟同氣也何較爲里閭間或以曲
直來質鬪爭斷斷然君出片言輒中肯綮與人交
有本末其遭疾將殆婚友爭贖錢爲禱神歿之日
無貴賤少長莫不悼惜或潛然出涕嗚呼觀君之
所得於人如是則君之立心制行可知已君少而
好學長瀾篤嗜能通經史大義時談論古今人物
治道政術語纏纏如貫珠嘗謂諸子曰讀書以明
聖賢理道爲先徒呻吟佔畢汨沒章句間非所貴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七

也尤喜蓄古書購求不下數千卷擬構一樓貯藏
之而未果今仲子震偕其兄升收摺益富方將成
其先志而惜乎君已不得見矣吾友金陵九煙黃
公官戶部遭世變後隱於講授震兄弟特延諸家
塾同敬事之相與發篋中書取所疑而質問焉凡
狀中所述暨余所聞於王子者亦徵諸黃公之言
而益信嗟夫宿儒遺老其見重於當代也罕矣而
子獨爲之不少阻謂非得於家庭淑艾者深而
能遽然耶夫亦愈可以知君已君生於明天啟甲

子九月二十三日卒於康熙丁未二月二十一日
享年四十有四元配孫孺人繼配吳孺人丈夫子
三長升太學生娶汪氏孫孺人出次卽震太學生
初娶戴氏繼娶吳氏又次霽幼業孺未聘俱吳孺
人出女一適邑庠生戴雋孫孺人出孫女一幼未
字震出君葬地在蓀溪之墓待卜吉某年某月歸
窆今以其年月日權攢於首山之陽而余爲之銘
銘曰

重華苗裔宗姓爲姚支派蟬媪鍾祚於饒教諭諸

梅村集三十三

墓誌銘
二十八

孫宋室參政源鴻流長門闊滋盛疇以貴羸懋遷
化居擇人任時深藏若虛曰惟府君最賢且智不
競錐刀而競仁義雖膏爾年實崇爾基乃經乃史
爲表爲箕爰啟象賢以膺福祚胄監蜚英天衢高
步嗣後億禩善宏慶綿追遡自始首山新阡有崔
者岡勒斯貞石過者式焉君子之澤

梅村集卷第三十四

墓誌銘三

監察御史王君慕吉墓誌銘

余同年內江王君慕吉由進士起家爲令知鎮江之丹陽初視事而余從翰林請假歸丹陽旣綰轂口而余吳人也過江首經其邑握手笑語歡甚時江南最號難治同年京邸多以得此地爲憂君於余之過也深自道其勞且苦蓋欲使余知之顧余年少志得雖與君絕厚聞其吐露亦未克盡知之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也踰三年余入都再過丹陽同時年友之官江南者相率以事罷去余亦以習知爲令之難而君獨政成上考則爲之大喜又四年君以御史按浙余在京邸別君世故流離分攜萬里微聞君因蜀亂入吳未獲一函竊不自意邂逅嘉禾蕭寺中感時道舊唏噓者久之旣君之子擔四司李吾蘇未及任而君訃比司李報最雲間以君誌銘爲屬蓋去君歿日已七年矣君諱範字君鑑一字心矩慕吉其自號也先世楚麻城孝感鄉人明初始祖興秀

公避紅巾亂入蜀占籍成都之內江七傳而樓山
公始用一經名家樓山諱之屏博學精曲臺禮中
鄉闈副車貢入太學教授馬湖子贈御史吉宇公
諱家棟實生君君十歲能文樓山見夢於鄉先達
曰吾雖不第將及孫而顯王氏世擅禮經贈公有
聲鏤院數舉不遇君年二十有二雋戊午賢書人
皆曰此馬湖公之學也初罷公車歸居贈公之喪
以成都奢承明亂故負土成墳居廬不出爲孝廉
八年始買城西數椽食貧自守有非意加之者君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處之歸然不以一言較臧否三上不第所親念蜀
道回遠勸乞恩以便計偕君嘿弗應家居肆力經
史工詩古文詞著槐園等集數十卷辛未成進士
任丹陽迎母冉太孺人於蜀始告所親曰吾初不
就一瓊微祿者恐違色養也君爲令定征徭清驛
置戢豪右賑凶饑勾稽而吏莫侵漁聽斷而獄無
連染次第具有成法最大者無如復練湖以濟漕
在東南爲尤著鎮江居三郡上游導江入輓漕之
口束以陂陀陵阜河身狹而建高趨下因冬夏分

盈縮所資惟有練湖練湖上受長山八十四汶之水河高而湖又高於河河則仰之以濟運治河者尚憂其易濶則設京口以下諸埭以啓閉之萬曆中政平令緩漕船往往以三月出江春水大至河可無事於湖埭廢而民且占湖以田於其中自思陵需餉孔亟趣以秋冬辦漕而水輒不利推求其故有詔禁湖田而湖卒未易復也湖旣不能注河而埭又不能閉水不得已發民夫以濬河歲爲常河壩之田不幸水旱無蓄洩之利而有挑濬之

勞丹陽於是乎大困君至撫災者下其事以講求得失君輒條三利以請一曰築湖埂二曰修石埭三曰復孟河民自占填淤以爲田而水門故處皆壞無以高下節宣故湖水非乾卽溢漕固憂而田輒被其害今若築隄障水又疏其旁支河以利導之民之失湖田者百不得一利湖水以灌田者無算是用一水而得二米不獨以治漕已石埭以呂城奔牛京口爲大次有南埭黃泥壩陵口麥舟尹公橋諸處墊石累甃之跡具存舊制漕運回空船

由孟瀆河以入可以不經諸埔直達毘陵故丹陽
得十月下版嚴公私舟楫而爲之禁此皆祖宗時
故事可舉而行也上官躉其議亟以屬君君乃修
湖堤之已壞者一千一百七十餘丈又開九曲麥
溪香艸簡橋越瀆諸支河堤成植以榆柳行者方
軌其上支河之所灌者十餘萬畝民大便之唯石
埔未易修舉君爭曰復湖所以蓄水利漕也湖復
而無埔以爲之制與不復同埔修而歸漕不由孟
河故道與不修同於是發水衡錢之存庫者加以

勸分之粟大治其事會值是年亢旱練湖亦涸不
獲已於濬河以導江江流甚細賴君諸埔就而水
有所停漕廼僅而得濟君猶恨呂城埔不以時閉
反覆於上官爭之君在事六載於漕事所規畫皆
行惟孟瀆河未及施用天子亦知其勞召見稱旨
得御史爲顯授君益自感激巡十庫按兩浙封事
剴切歷政多所釐舉尤留心於庶獄仁聲流聞顧
其時天下已大亂君亦奉母冉太孺人之諱以歸
矣君旣歸而張獻忠破夔門君知蜀必不守決策

避地崎嶇滇黔蠻徼中提百口入吳丹陽之人聞其至也爭願割田宅贍君君謝弗受東阡西陌與父老過存見者初不知爲舊令也如是十六年而歿余同舉進士者蜀得十有八人南克李雨然爲沅撫推知兵而君在丹陽稱循吏此兩人生平皆可紀當獻賊攻岳州李君設三計破之殲其衆萬計力屈而後間行歸蜀起義兵扞禦鄉里卒用身殉君本家居攜細弱冒險阻力求遺種之處成都尋被屠滅而君以出故獨全古之賢者或以忠著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五

或以智免其處變各不同而桐鄉遺愛必以爲歸君之自審有素未可謂之幸也今司李歲護江南之漕達於淮道經丹陽望練湖而思先德則我四郡之人咸食其利豈特一方哉余嘗讀東漢循吏傳建武瑯琊王景治汴渠功成世祖親自巡行美其功績拜爲侍御史後於廬江修楚相芍陂墾田加廣境內以豐范史紀之遂爲東京循吏稱首其前後與君相類今國家盛意修先朝之史循吏知所首重也故余之誌君獨詳於練湖一事援據

簿牒參稽見聞一以報亡友一以存實錄私門紀
載取備石渠搜採君之事大有裨於民生國故後
之考者終不得而略焉君生於萬曆丙申三月之
二十五日卒於順治己亥七月之二十日以元配
冷孺人生長子于蕃卽擔四司李君也冷孺人方
在養側室李氏生于宣見粵之三水令二子本從
君在吳亂定始歸先後再舉于蜀筮仕皆有能名
司李娶於范三水娶於楊孫九人僮僕作僕仁俶
偲于蕃出儼僑于宣出曾孫男一憲曾偶出君之
女與孫女皆二人君葬在丹陽之扶城莊諸生父
老胥會哭狀云權厝者示不忘蜀也當余之初過
江遇君也方終軍棄繻之歲乘傳東還今衰老且
病司李君見而客我江城寒夜泚筆誌君之墓屨
指海內同籍存者無幾追溯三十年來友朋死生
聚散之故可勝道哉嗚呼其忍不銘銘曰

江之永出乎資中君生蠶叢兮李水之風湖當復
奠我江介君有遺愛兮召伯之埭亂瘼作矣適彼
國矣恤其有碩維斯宅矣有吳良吏兮過者必賦

我作茲銘兮大書深刻金銷石泐兮後千百祀其
何極
姓諱秦交字時際別號天童山人家學文之
定海其先本吳徙也宋建炎中有進士諱宇者自
吳來尹是邦因居焉世有顯人尤以孝行著人稱
慈孝村謝氏繇建炎後十三傳爲村四川參政世
和公諱大綸實君祖參政生封司理泮池公諱
實君父司理用長子其外務事申泰宗先官南
時得封此君其父人而君其季余緣君請所爲
年賦才
女與孫
老符會
江遇君也方終
病司李君見而
指海內同籍存
聚散之故可勝
江之永出乎資
何赫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拜翁茲繪公大書
金銷石泐兮後千
百祀其

謝天童孝廉墓誌銘

君謝姓諱泰交字時際別號天童山人家寧波之
定海其先本吳徙也宋建炎中有進士諱宇者自
吳來尹是邦因居焉世有顯人尤以孝行著人稱
慈孝村謝氏繇建炎後十三傳爲封四川參政世
和公諱大綸實君祖參政生封司理泮池公諱瀚
實君父司理用長子兵科給事中泰宗先官南安
時得封凡有子五人而君爲其季余緣君請所爲
作謝封翁傳者也君幼敏博學於詩文多所該貫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八

原本經術治舉子業爲尤工年十七補諸生四十
貢入京師卒業太學廷對及春秋二試俱第一中
吏部選格需次縣令丁酉舉順天鄉試將用於世
矣迺從南宮不第歸踰歲竟以病卒得年四十有
八君痛母周孺人早見背誓以其身服勞於父嘗
爲惜癰而愈與諸兄考方書搔疾痛經營別墅以
娛奉之事其兄祇敬篤愛率子弟以恂恂恭謹進
止皆循禮法賑施宗親旁及里黨役免其繇貧餼
之粟折券棄負家無餘財執親喪孺慕泣血其葬

也廣輪掩坎溝而環封摯畚杷土手足瘳稼攀號
墳柏不忍舍去編年譜著思親雜咏者百篇司理
公純孝早著異徵天下共聞知者由君世有篤行
且乞言以彰之也先是縣苦往來輶傳賴原田數
百畝官收其入用飭候館充餼牽後被豪右侵奪
乃更責之於民君爭以其田當復臺使者曰公是
其議民大便之又縣所下符牒吏司其所攝之肥
瘠而營以賄高下之既得則取償於各捕者十倍
君建枚舉更番之法其弊乃格它若學舍講堂第

梅村集三四 墓誌銘

而不治陂渠隄帚闕而弗修東作興而定更繇秋
風厲而清狂獄君援據故事以請長吏多見諸施
行最大者無如爲全浙海防論滄州以不可不守
其說滄居南北二洋之中吳與閩之交會外以犄
角寧紹台溫內以遮捍杭嘉以東七郡土沃宜穀
魚鹽蜃蛤竹木之利可給數萬人之食分條形勝
要害繪圖上之尋知罷議已決則又稱七十二畝
之人一旦內徙苟息其期會壹其津梁將有湛溺
離散之患亟宜遣使者分護擇近地爲安集戒營

士勿有得侵擾此定遷要策也再念時方沍寒出家錢指困粟爲粥遍食遷者其平生孝謹之餘仁心及物余得之君家傳及里人之口如此君之友人又爲余言君都門之日

先皇帝取防海方略下諸生問狀當是時科場事方在覆覈同輩人人惴恐君獨以家在海濱具悉其所宜與罷卒從容以其意對在邸中同舍生或置酒設樂歌呼相和君端視危坐默然於其旁遇有所感發則談平昔所爭便宜得失攘袂搯擊絮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絮不肯休退而自笑爲狂在識者視之類夫古之勞人志士近世不多見也君每逢名山竟日忘返樂與棲遯者遊敝屣一切富貴非其所好中歲以後見伯兄以前進士守道不出庶幾取科第指門戶一娛悅其親心比親逝而後身遇輒又汲汲焉圖展其所學裨益當世而先效之於鄉里乃位未達於當官年不逮夫中壽齋讀書行義之志而溘焉一昔以死天之生才果孰成之而孰挫折之耶噫嘻此其可悲也已往余在太學頗欲按經術攷

求天下士而君所對極深美故於衆中識君同時
有南中何君次德同里周君子叔咸通儒洽聞余
差次之名迺在君之亞兩君深服君之學與行尋
又與君同舉此三人者處師友之間其相知爲深
次德子俶與余世講而君初交其候余也見之於
便坐解說經義閒談及於居身行事其釋我之疑
規我之失有兩君所不能盡者而君言特切余善
之而或未能盡用最後追驗其可否未嘗不流涕
曰君愛我嗟乎余於天下之交零落蓋無幾矣竊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不自意晚而得君深幸可托之以死而君又前沒
君沒後次德子俶連蹇不遇而余益失志寡偶甚
憔悴以抵於衰嗚呼君死余於斯世復奚望哉君
配劉氏洪雅令之女生子一允昌邑諸生有文行
允昌娶傅氏孫男二緒彞緒雋孫女二君墓在慈
孝村先塋之次遵末命勿它窆也允昌之速銘也
曰吾父易簣前一日得先生手書猶命允昌扶而
起拜且讀幸哀而許之以慰地下嗟乎君之乞余
作父傳也口必蒲伏於門其得之也踞而泣今允

昌涉兩江踰七百里而來請其爲人負至性不愧
君君可謂不沒矣爲之銘曰

謂君古之人兮何以執經擁卷而稱諸生謂君今
之人兮何以方領矩步而法先民吁嗟乎如君者
若使假之年升以德除掌故賜禮食說詩書談道
術雖齊魯諸儒自以爲不及也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君沒後... 於斯世復矣... 志寡... 於斯世復矣... 志寡... 於斯世復矣... 志寡...

... 於斯世復矣... 志寡... 於斯世復矣... 志寡... 於斯世復矣... 志寡... 於斯世復矣... 志寡...

工部都水司主事兵科給事中天愚謝公墓誌銘

余嚮以後進得交於漳浦黃先生先生用直諫忤時宰余與其及門諸生幾以罹黨禍最後先生用國事殉諸門人或存或亡又更二十年不可以復識乃今得誌我天愚山人謝君初天愚有弟曰孝廉天童君泰交以師道事余爲言其兄隱居海濱不交當世余慨然於先生之不作思與其徒游嘗欲因其弟訪天愚於山中不幸孝廉蚤世今年余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三

始誌其墓而天愚亦已沒矣余得天愚之子所爲狀而嘆曰嗟乎此真不愧其師而余顧非其倫也其又何以誌君雖然漳浦之事旣不可以書後來遺佚傳中有爲先生之徒者庶幾附著舊聞弗至於放失此亦所以逭後死之責而下報執紼也嗚呼其忍弗銘按狀君謝姓諱泰宗字時望晚號天愚山人先世家於吳其遷也以宋建炎進士定海令字者爲始祖自字以下五傳爲元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璵則君五世祖也

璵生廷華廷華生維寧維寧生大綸以仲子方伯
公渭貴三世皆贈參政而君之父封司理公諱瀚
爲贈君長子母周孺人妊十四月君以生長而日
誦數千言讀書爲文咸經方伯所指授補博士弟
子累試第一庚午黃先生主浙闈試已得君矣爲
同事者所抑又六年丙子興化李公清南康黃公
端伯實共薦君乃雋明年連掇南宮第其所受知
則又黃先生也海內聞而奇之君之一生師友南
塵齋漳浦可合傳而興化晚節與君相符彼造物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四

者非偶然也君筮仕得粵之番禺令番禺多盜而
好訟君捕得爲盜囊橐者曰富人李某要人爲之
解行千金以鬻獄君不爲黻法卒按誅之粵有藤
以毒人酒脯立死民之病而死者亦以此誣人吏
因根株連染而下大困君痛繩健訟者以罪其風
乃息蠻有盤古尙蘇鳳宇者聚數萬人以叛君自
少通孫吳故能用計擒之置篋輿中其黨謀竄奪
有旃而伏山顛者鳳宇望見而呼縛盡裂左右莫
敢近君下馬手自搏之卒膠致軍前以徇諸將有

多戮生口爲功者君不許詳在君南征志中是也
也却地八百里論功當不次乃僅用嘗調陞工部
都水司主事尋中蜚語謫爲福建幕僚君不以左
降自弛易念時之多故繕城垣修亭障勤勤克舉
其職嘗攝司理事於泉州治莫郡倅之獄不肯順
御史指予重比監司治海船以闌出貨物君按之
無驗免之踰年遷南安司理而國勢亦已危矣由
南安擢兵科給事中有所按行入浙江上方用兵
因留不去奉太公避於郊居之柴樓會 王師下

梅村集三十四

墓志銘
十五

浙東既定督府以君等六人者薦遭太公之喪固
謝病以免嗚呼若君所謂身與名俱全者耶謝氏
世以慈孝名家封司理公有五子皆質行而君爲
長旣貴以宅讓諸弟營別圃蔣花藥風日晴美奉
太公以宴游酒半君雅歌群弟和之其家風近未
有也爲人和而莊不以才地少自崖異獨居雅不
設杯杓見妻子亦無惰容及其遇故舊引壺觴則
歡哈竟日夜坐客或有沈頓者而君已曉起盥嗽
讀書自若矣昔人所云醉而不亂者耶生平手抄

經史百餘卷爲文章取材於管子莊周諸書騷雅
尤其所長菊醉吟者蓋取以自況也君性嗜菊藝
數百本於所居之堂有感於秋風搖落草木變衰
故托諸墜露落英以寓其君子美人有懷不見之
意固非餽糟醲自詫爲醉吟先生已也君在同
里得薛文介爲之師而都諫章公正宸同爲方伯
之子弟文介沒君續其所修郡志都諫肥遯不知
所終君於晚歲杜門著述所與相切劘者天童其
季弟也艾仲可其故人也薛五玉鄭維馨其後輩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也天童死君輯兄弟間往還唱和之文而哭之見
者亦爲感慟仲可年八十餘矣於書無所不記憶
君每見必以經史相問難臨沒而意猶不衰維馨
則和君菊醉吟至百首者嘗從蕭山歸君喜曰吾
久不見鄭生盍相從我飲乎是夜談笑傾盡漏下
五十刻客數起復留已而君隱几歛臥始散去質
明遽聞君卒薛君傳其事比之於羽化蟬蛻余以
爲君之讀書求友於道有得其視斯世斯身死生
興廢猶夫酒之醉醒花之開落也豈不然歟余之

從黃先生游也竊嘗記其遺事一二先生好易而尤工楚詞居長安食不能具一肉酒酣間出於圍棋書画以自愉快受詔進經義於承華宮援據詳洽篇帙甚富入其室見床頭有廢簾敗紙不知先生所攷訂何書也予杖下詔獄萬死南還余與馬司馬遇之唐棲舟中出所註易讀之十指固拷掠血滲漉楮墨間余兩人騁胎歎服不敢復出一語相勞苦以彼其所學死生患難豈足以動其中哉今以天愚山人之事合而觀之有裕於進退無忝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七

於君親全身名保門戶則以君之地非先生之地也篤志於友朋跌宕於文史輕富貴齊得喪則是君之心猶先生之心也若天愚者可以爲先生之徒矣君娶葉孺人爲懷慶參軍之女子四得昌晉昌景昌諤昌也得昌以貢需次銓補而弟皆諸生所娶皆名族諸孫十有四人孫女九人曾孫二人君卒於康熙紀元丙午十二月之十六日上距其生戊戌三月二十二日爲年六十有九墓在城西回向寺之南將以某年月葬其過余乞銘者則景

昌也余讀宋文憲所作謝翱皋羽傳稱其攜酒上
嚴陵釣臺酌平生知已再拜慟哭以竹如意擊石
作楚歌歌闕竹石俱碎翱能爲詩古文詞所與從
亦在汀漳虔吉之間又嘗過蛟門登候濤山卽今
定海勝處何其與天愚山人行事適相類也翱之
死有方瀛吳思齊者收拾其遺文今天愚諸子方
顯重非皋羽落魄無家所得而比然同時如艾
仲可諸君者以詩文節槩相爲友居然隱者之風
浙東固多君子乎余故牽連書之不徒以紀黃先
生也其銘曰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八

於此有禮器焉玉者圭瓚木者犧尊以饗以祀旨
酒旣盛彼焚崑岡瓏筓以傾此置中衢山疊是存
酌我濁醪混跡忘形青黃雲雷隱見龍文麟也紱
之菊也擷之以續遺經以補亡詩洵君子兮如之
何其勿思也

朱昭芑墓誌銘

嗚呼史學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兵火散亂書卷殘闕間留一二碩儒將以紹明絕學天必欲困若之挫抑之甚至天闕其年俾所著書勿就若吾舅氏朱昭芑可不爲之深痛乎君諱明鎬昭芑其字吳郡之太倉人曾祖諱顓祖諱鳳韶父諱廷璋於余外王父爲從兄弟以武科領叅游借職君生而穎異十七補諸生與余兄志衍游性彊記天資絕人吾師張西銘友人張受先讀其文願與交兩公之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十九

友滿天下顧推服爲第一君之名日益重羔雁盈其門嘗備侯廣成先生游江右爲葉公大木之粵東其他卽交書走幣非所好弗屑就爲制舉藝極工三試鎖院已收矣復落會世變遂棄去與西銘門人周子俶齊名發憤攻古學世所稱朱周者也君每讀一書手自勘讐朱黃鈎貫上自年經月緯政因事革下至於方言物考音義章句無不通以訓故參以稗家攬撫補綴穿窬疑定紕繆絲分縷析而後止長身脩偉負意氣好持論恢奇多聞工

下千百年若指諸掌聽者驚悚莫敢奪於國事雅
有論述藏弄不以示人馬遷班范三史攷覈尚未
竟魏晉以降貫穿詳洽所著唯書史異同新舊異
同二書先成其餘日鈔月撮曰史典曰史幾曰史
略曰史風曰史游曰史嘉曰史芸曰史異曰史最
曰史俳曰史鑿曰史粲曰史糾十有三種史糾特
爲可傳其論三國也謂陳壽有四闕不誌曆學不
傳列女不搜高士不採家乘在史法宜增其論南
北朝也謂蜀魏吳晉之志入於宋書梁陳齊周之
志入於隋書在史法宜改於唐書則歐陽主紀志
及表宋主列傳一書之內矛盾異同宋仁宗命裴
煜等五臣從容較勘不聞一言之釐正故修唐書
者其病在分於宋史則孝宗本紀編年記事前後
乖錯最爲不倫諸臣列傳詮次繆亂凡有七失蓋
元順帝求成書之速不三年而宋遼金三史告竣
皆仰成於脫腕之手故修宋史者其病在易君之
舉正辨駁皆此類也君事親孝家貧資束脯奉母
撫幼弟以成立與人交推誠任素不侵然諾有古

人之風自兩張繼沒志行死事廣成一門屠酷君以窮諸生庀死喪支門戶傾身爲之弗恤曹偶雜坐歌呼諧噱初不以方雅自高遇義所不可則正色譙讓質責其非雖豪右貴人無所鯁避蓋君天性彊直斥臧否厚氣類始終不變所守晚節浮湛俗間推移玩物聊以耗壯心而消盛氣世或以疏通目之未爲知君者矣居身清苦刻立其之江右也以試事請者齋數百金叱之去吳備兵使者鈞致之幕府中不肯干以私所居席門環堵卒之日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一

其師吳魯岡友張無近門人王周臣釀錢始克以歛會弔者車數十乘皆知名士余與子俶哭之極哀屈指二十餘年知交漸滅唯君及吾等爲三人每酒闌燈炮君輒悲余之遇而傷子俶之貧俯仰盛衰未嘗不咨嗟太息而不謂君又如此也君生於丁未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壬辰三月八日年四十有六配曹氏婉順有婦德先於君二十餘日無疾而逝年四十有三君之病也會曹之喪驚而哀遂以不治子四讜誦詒詔女一讜將以某月某

日葬君於故里之某阡當君之未亡也詔書舉山
林隱逸學官以其名聞君辭以書曰唐有李渤陽
城宋有種放常秩元有葉李劉因六人之賢否不
同要必有奇才異能足當國家異數某何所長敢
與斯典君爲人執忠孝持名節絕意仕進以死自
守此卽其生平大指已要君之所處卷懷自得天
寶縱以讀書論史之年可以無死而不料一病以
沒君沒未兩月余之困苦迺百倍於君君平昔所
以憂余者至今日始驗憤懣不自聊乃致抱股憂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二

之疾其不與君同游者幾何而猶執筆以誌君之
墓嗚呼君旣死誰復有知余者乎不覺噉然以哭
爲之銘曰

嗟妖夢何明徵帝錫符會於辰誅蕩蕩開天門從
羽旄紛上征後良史資博聞生正直爲明神刻茲
石告子孫

鄭孝子青山墓誌銘

孝子鄭姓諱之洪字青山吳郡人卒年四十有六再娶於顧繼室孝婦顧氏後君一年以沒同葬於長洲縣之武丘鄉其爲孝子與孝婦以何徵曰孝子之父保御三山君諱欽諭實名之而信也傳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孝子有此三者故全也今鄭仲子之喪保御年七十餘矣惻惻然爲其子承衾焉下縛焉旣封而命其孫節以反虞來哭若死者有知拊心躡踊將無以卽安地下

梅村集

三四

墓誌銘
二十三

矣於孝乎何有曰孝子之不克終其養天也緣孝子之心知其無所不盡緣孝子之父之心知其子之無所不盡也從而名之以孝所以慰其父而通乎孝子之窮通乎孝子之窮奈何保御之言曰吾仲子之事我也屏氣而愉色視下而應唯寢處則扶以侍非吾遠出未嘗宿於內也夙興爛湯實厄敬進飲已視沃盥吾飯亦飯齋亦齋吾止飲亦止飲其視吾疾藥必嘗衣不解帶毋沒執喪致毀事後母如所生兄亡以其子子之遇寡嫂惟謹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仲子有焉領著姓也孝婦婉
慤莊敬既饋而中外交賀通詩書工箴管無違色
無諍言無私蓄酒漿必潔溫清以時妯娌稱其睦
也僕御稱其仁也詩曰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孝婦
有焉嗚呼保御之稱其子者盡於此乎余於鄭中
表也悉其內行知仲子之孝在乎保御之爲善而
先意承志之爲大也保御爲善奈何曰鄭氏之以
術療人不收其直數十年矣里中食無糜者喪無
槨者禍患之囊饘甕離之勺食精廬塔廟之營齋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四

利生老人傾囊倒屣設法勸分措措然盡氣極力
唯日不足而秉家之成外則仲子內則孝婦有無
匱乏唯恐傷於心而逆於耳黽勉措拄以助之施
故保御無百畝之產而常具十人之饌雖輻輳旁
午苦身爲物而客過輒從容一笑爲樂仲子則終
日蹙然懼其親之勞而欲以身分之也吾吳徐宮
詹勿齋楊孝廉維斗致命之後子孫朝夕不給保
御以已女女維斗次子以仲子之女女勿齋孫傾
身收卹勿吝保御開敏習於名義而仲子則真淳

悃悃體親之心惡人之難當饑忘食泣下沾膺俯
觀或以爲迂且怪而不知其天性至誠爲不可及
也已鄭氏自唐宋來世有清德吾同年士敬爲保
御再從弟相與立祠堂置講舍脩復其祖所南先
生之家法余每過其地羨兩君各有壯子持門戶
得以餘年偕隱太息久之未幾士敬之少子之鑑
卒其年秋仲子又卒嗚呼今天下爲善者懼矣彼
夫恣睢黷薄者之富貴長子孫而行德於鄉死喪
之間狎至卽天道將何勸焉豈仲子平生弔災恤

梅村集三四

墓誌銘
二十五

患徬徨隱惻其夙命實近而不覺逡巡感損歎抑
其夫婦聞道有得臨終正定唾世人之怛化而遽
反其真歟若夫所南之心史堙沒於重淵絕地之
中三百年而後出其高風灑氣磅礴太虛不屑其
子孫以塵滓乎混濁君乃蟬蛻而從之游也然則
仲子之死賢於生也多已又復奚憾乎爲之銘曰
君家三杏與君同齒君生亦生君死亦死人之云
亡木猶如此山之崖水之涘墳三尺歸然時刻日
月自今始爲義門爲孝子其留以俟後之良史矣

邵山人僧彌墓誌銘

嗚呼此吾故友長洲邵山人僧彌之墓僧彌之卒以某年月其葬也以某年月卽其年以狀來乞銘則其長子豫也余諾其請且十年遭亂奔竄失其所爲狀聞僧彌亡後家益貧流離轉徙訪求之弗得有僧道開者從僧彌受書画者也今年春遇於嘉禾問之曰豫客授步歸渡所過河遇風船覆溺死矣僧彌有幼子曰觀一足不良於行今出家於玄墓余聞之哭失聲無何道開亦死余以仲冬鏤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六

戶讀書有跛僧者蹶躄而來曰吾邵山人僧彌之幼子觀也視其貌良是坐與語口嚅波噎不能詳十猶得二三云君諱彌僧彌其字清羸頎秀好學多才藝於詩宗陶韋於画仿宋元於草書出入大小米而楷法逼虞褚稱絕工平生揮灑小幀尺幅人皆藏弄以爲重或購之累數十金而君用以搜金石訪雌彘及圖章玩好諸物此外蕭然無辦題所居曰頤堂置一榻其中以藥爐茗具自娛性舒緩有潔癖整拂巾屐經營几硯皆人世所不忌而

君爲之煩數織悉僮僕患苦妻子竊罵終其身不
爲改賓客到門謦欬雅步移時始出與人飲不半
升頽然就睡雖坐有重客弗顧中年得下消疾覽
方書多拘忌和揉燥濕飲啖多寡不能適其中以
此益困殆其迂僻如此君受業於牧齋錢先生同
里若文文肅姚文毅雅所推許居恒於人材消長
之故搯擊抵掌慷慨極論及與余遇旣憊且衰矣
嘗共登雞籠山東望皖楚憂生傷亂泣下沾襟余
廼知君非迂僻者也於戲道開死無有識君之遺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七

事者矣君之相知莫過於余乃君旣死且葬遲之
十年之久其詩文書画已零落殆盡而孤雛赤脚
盤跚藍縷余傷心盡痛追憶其生平之一二以誌
之者蓋不忍負君并不忍負君之子豫也銘曰
文字禪書画史其死也不死其有子也無子嗚呼
僧彌而止於此

穆苑先墓誌銘

嗚呼余尚忍銘我友苑先哉自余生十一始識君
居同巷學同師出必偕宴必共如是者五十年君
今舍我以去余之行事將誰咨衷懷將誰訴憂愁
疾苦將誰與慰解異同闕失將誰與彌縫乎君為
先大夫執經弟子余兄弟三人君所以為之者無
有不盡余雖交滿天下其相知莫如君君之愛我
念我嘗恐其顛連磨耗一旦不能久存而不虞君
之先我亡也君亡之一日猶徒步訪余余適有百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二十八

里行欲拉君與俱不果比聞君問亟歸而已不復
見矣余尚忍執筆銘君墓哉君姓穆氏諱雲桂苑
先其字也自其大父雲谷先生善醫好修鍊吐納
術年八十餘乃終里中稱為長者子三人君之父
山谷其仲子也山谷與兄子少谷傳其祖父業而
君習制舉義為諸生有名君初娶陸氏生一男殤
繼室以徐氏能勤苦佐君君貧士庭戶灑掃治壺
飧觴客終其身自奉甚適者則內助力也然君竟
無子少谷諸孫濟濟而君僅同產一庶弟濟若弟

事兄猶父君撫弟之子如已出居嘗與余語初不以無子爲憂其內行可記者若此余之初就君齋讀書也有同時游處者四人志衍純祐爲兄弟魯岡與之共事其輩行差少皆吳氏余宗也鄰舍生孫令修亦與焉自午未後十餘年余與四人者先後成進士而吾師張西銘先生方以復社傾東南君進而從之游先生之幼弟曰救菴其遇君特厚同社中推朱子昭芭周子子椒皆與君交極深此吾黨友朋聚會之大畧也君自少能文章有大志

梅村集三四

墓誌銘
二十九

吾兩人以兒童時並驅齊名旣同補諸生而媿先一第君之負氣屈強未肯讓余余亦事必推君刻意用科目相期過於諸同人遠甚及余還自京師君進取之意落然等輩皆貴耻復與後生相角逐摧撞息機一以寓之於酒余時見君引滿輒用友道相規君之自傷連蹇不得已而寄此者未嘗不感余厚意余亦爲咨嗟惋惜不復言然君雖不遇吾等已仕六七人者處於社局黨論之中日紛紛於不可解惟君性質識度以和平安雅爲長察機

宜中肯綮諸公往往從而決策與人交好推揚其能掩覆所短其或兩家齟齬則緩頰排解之是以西銘數老成士必首苑先志衍用意氣結客昭芑子儻多在坐方辨論蠡湧得苑先一言折衷則人自失也令修官閩中君過筵溪以送之因留噉荔枝商所以爲治甌寧之政遂爲八閩最余叨貳陪雍君來訪雞籠講舍流連浹旬恣探冶城諸名勝與其賢者相結而後歸無何亂離大作吾等諸人皆引去謀與君偕隱海濱已而救菴驟顯救菴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三十一

由睦之桐廬令入爲給諫君爲之上嚴灘者三過京師者再得以盡交浙東河北諸長者救菴慝直好言事君引禍福與之爭卽逆耳無少避諸公聞之皆曰穆君黃門之益友也晚而從純祐於汝南之確山純祐仕宦失志所守又山城殘破本不足以屈知已君特狗窮交之請雖至顛踣道塗無所恨然亦自此東歸不復出矣君平生篤於師友忠於故舊周旋於患難死生屈指三四十年來爲弟子則哭西銘爲故人則哭志衍已又哭我昭芑志

新宦西川百口屠滅昭芭坎壈一生既高隱而遺書零落故尤為之加慟當令修之流離國難也塗炭南還親朋幾絕跡君握手迎勞流涕而問所苦所以具洗沐餽衣糧者殷勤甚備救菴從右司諫改官甫還家而急徵遽至君於倉卒中策蹇先期北發傾身營護幾為宵人所禍既免口不欲自言其勞知交以此重之君為人豐頤彊飯腰腹甚寬寡思慮節嗜欲無室家塵俗之累安居養生法不止於中壽惟其歸自京師與汝南也一以禪誦參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三十一

學為事燕樂歡笑屢不與與亦對酒不飲有彊之者過數醞頽然就睡親舊或以為憂其沒也從所善學佛慈公浴於福城精舍引襪失衣輿歸遂不復言無子而貧救菴經紀其喪始克殮少谷扶弟之子信灶委衰就位赴者皆長慟失聲嗟乎君早歲不得志於身名實藉二三友朋以自振既垂老而所知益落魯岡失明余與純祐令修日窮困而子叔屢上不第君每追溯往事相與閔默者久之然則君之讀書不效而逃於酒飲酒不樂而又逃

於禪惘惘失意以至於此者則吾等之故也豈不
痛哉嗚呼余又何忍弗銘爲之銘曰

山也不可無雲士也不可無名我思伊人東海儒
生或游燕而去甌越或適蔡而過汝墳從容談笑
急難解紛爲魯仲連爲樓君卿噫嘻後千百年兮
庶斯義之不泯視我刻文

梅樹集

卷之三

漁漁義之不泯疎非愆文
懸瓊瓊餘爲骨中
塵爲蘇蘇帳翻翻
於千百平
坐如流燕而去甌
越或適蔡而過汝
墳從容談笑
山山不可無雲士
士不可無名我思
伊人東海儒
生或游燕而去甌
越或適蔡而過汝
墳從容談笑
急難解紛爲魯仲
連爲樓君卿噫嘻
後千百年兮庶斯
義之不泯視我刻
文

吳郡唐君合葬墓誌銘

吾郡以孝謹世其家者曰唐氏其先出自荆南宋
叅知政事質肅公介四世而子孫渡江僑居吳是
謂授書郎裕文公自裕文下十有七世海虞牧齋
錢先生所誌晉陽唐君聚升墓諱映奎則君之父
也由聚升而上累世修儒術聚升早孤能以科舉
業教其二子而君居長君諱景錢字時若別字容
齋與其弟默齋相友愛借君之子堯勳三人者皆
諸生予讀海虞之文固已心儀其爲人且曰吾郡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三十三

之葬其親者好竊公孤名氏以爲重唐君獨知牧
齋爲可傳斯之爲好文抑亦足爲孝矣今年春堯
勳衰服踏門來謁默齋尤助之請曰吾兄之乞銘
先墓也將以圖不朽今者吾兄又亡矣微先生孰
宜 銘余遜謝不獲乃據堯勳自爲狀序而銘之

序曰君初治經爲應舉學自以往代名賢後無以
光耀前人之爲乃益攻苦於所習其制藝頗爲里
中宿儒所稱許旣再試鎖院被放而又遭母喪會
王師下吳郡旣定而湖寇大作老幼爭避匿君不

可其父勸之走君號頓匍匐謂弟曰父往不可
莫之侍也母殯不可莫之守也行矣我必死於此
無何寇至投以刃不中中庭柱刃碎於木寇執其
罇不能擊愕然阻乃舍之去禮人子居喪殯必用
車車必有紼所以備火災戒不虞也其祭也謂之
越紼而行事夫祭尚謂之越紼可以極在堂而不
守乎火災尚備而况於兵乎古者三月葬無所用
遭兵之禮然謹而防之如此若唐君者斯可謂之
知禮矣當是時部使者有徵令於吳中有司上富
人籍以典織作而君之父賞不中格年老矣名乃
在選中私憂之不知所出君奮曰 朝廷自發金
錢予服官特以勞使民戶苟吏不乾沒工不惰窳
而我出私財以彌縫其闕則事亦易辦耳於是辭
其父常以身繇部中賦事獻功寧勤弗怠如是者
五六年始遇 恩詔以免等輩大抵破家矣而君
不困君天性精密既棄其經生言則疆本節用大
修其先業間出於廢舉以相濟太公得以擊鮮秦
酒佚樂而終君蚤作夜興攻苦喫淡具酒食以會

里黨推貲財以恤親知嘗以默齋性簡易不甚治
生產曰一家之中有無必共幸處贏餘而可以弗
吾告乎平居不苟訾笑從昆弟親戚飲則歡怡竟
日愛其子教督之爲延經師禮事之惟謹其爲人
如此君元配黃孺人事舅姑以孝治家以勤知詩
書備婦德生子而年不永繼室以鄒氏今在養君
疾革而勅其子於喪葬所以處二母者得禮之中
焉君沒康熙七年秋距其生乙卯也年五十有四
黃孺人同年生先於君三十年卒一子卽堯勳黃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三十五

孺人出也娶鄭太學泰裕君之女君女二長許字
于華爲進士扶翻公之子次尚幼堯勳以庚戌閏
二月之九日合葬君夫婦於友字圩之舊阡從遺
命弗他卜也堯勳尚未免君之喪而其於母也生
襁褓而見背故哭踊加哀葬之日行道聞而悲之
余雖未獲識君而默齋之來速銘也口述君之聲
歎語笑若可得其髣髴非其生平相愛不及此嗚
呼觀君於兄弟父子之間則躬行孝謹亦可得而

推矣法當銘銘曰

有宋直臣曰維子方溯彼初授政最平江南渡建
炎詔求其後道斷不達除官未授載觀家傳迺遷
此邦譜則備矣史應失詳孝謹傳家儒生奇節苦
由弗離格于金鐵長憂兵火少事詩書用其萬一
力田廢居杼軸其休徵令以息小試治家有治有
則何有何無相勸相救維兄及弟自親逮舊保有
令德質諸先公胡不中壽有子亢宗山墮水旋若
堂若斧同穴茲丘爰告終古

梅村集

墓誌銘

梅村集卷之四 墓誌銘

堂恭翁闕穴茲丘爰告終古
全齋寶譜表公傳不中壽有子亢宗山墮水旋若
限神在神無世間世離其父榮自謙張蒼泊注
以田無畝其神其神令以息小始從案前帝
由洪麟於千金難其憂兵火少事詩書用其萬一
此泮雷限雷突史聖夫精卷蠶轉案證坐資前苦
災當求其效豈潤不致斜官未封難難案再賦
齊宋直臣曰維子方溯彼初授政最平江南渡建

太學張君季繁墓誌銘

張君諱介祉字季繁吳之長洲人曾大父建旌大父元善兩世皆諸生父宗文有六子其四出元配龔氏君其季也甫十五而孤養寡母以孝恭事伯兄惟謹仲兄有子而沒叔天且無後君所以撫孤姪調婆嫂甚備友愛兩弟無間言年三十始入太學歸而大治先人之丘隴母亡合而祔之送車致百乘里人以爲榮中年教諸子以發名成業晚乃自營一坏於湖山之間召所親置飲登高望震澤

梅村集三四

墓誌銘
三十七

喟然歎曰吾起孤僮竊不意自立而今將老於此死不恨矣君長身豐下恢明善談笑余衰憊始識君君嘗期余以山梅大放時過其冢舍作信宿留余逡巡不果遽聞君以病沒君之子請以墓中之石累余余不忍辭也君天性善治生居家好置重堂複屋收陂渠邸閣之利雖累積纖微以漸致贏餘貨用旣饒間出於濶達變化以自衛處通都之中瞻宗族賑里閭交諸侯結賓客雍容而修豪長者之行語曰人富而禮義附君之謂也當明季嘗

捐困粟以大償貧民之不能漕者所全濟甚衆在
本朝之初關吏以軍興法除馳道用君爲植旣罷
而服官之領織作者又從而檄之君之屬役賦丈
頒廩獻功盛爲當事所嘉歎此二者君緣不得已
而從事故弗欲自言其勞特以紀邦役則亦行之
大者余獨謂君治田一事尤可書夫吾郡之田其
賦額古未有也近又加以徵令急而民之不能應
者出倍稱之息以貴貸甚且下其直以請諸佃作
者粟未登而租耗其七八比入則又糞土棄之惟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
三十八

恐不及於期會蓋有田之患若此吳民數百萬戶
大抵皆破矣而君獨以田起家先是君之起家也
穀騰踊催比亦不至於甚苛其後也緩者亟貴者
賤公私兩被誦而君優裕自如聞一令下則必變
其術以相措拄嘗告於衆曰古設田以養人今設
人以養田吾取百畝爲之率儲三十金以預滋其
潤卽田不害矣是言也策未有善於此者也然惟
君乃能行之余輒思其故君之產率上腴又能起
廬落給牛種以勸耕其輸於官也不待取諸耕而

後足每先期趨令雖有里胥邑猾失所挾持以索無名之錢逮夫租登場而君高其廩庾嘗候時而擇利初不緣縣官之緩急爲棄取此三者中家以下所共知也而妄冀效君則不能然後知田非不足困君君之貲與其術自不至爲田所困有司者猥欲人人趣辦如君舉而槩之不亦惑乎周官之首曰本富漢法之善曰重農今誠能準古制以大寬民租徐擇其孝弟力田者錄之以官著在令甲庶幾吳民知勸彊力而急公上不獨君一家已也

梅村集三十四

墓誌銘三十九

余於誌君墓舉之爲斯世告焉君娶陳氏而賢有五子以諸生祖訓爲長次起鵬艾震維同母弟也先後入太學庶出夢麟者最幼君有四女孫七人孫女十三人君諸子進止儒雅文采皆可觀其入太學者仲與季且駸駸嚮用中外清整所婚嫁皆名族君生己酉六月之三日卒庚戌十月之十三日遺言以踰月葬禮也諸子遵而行之墓在彈山之麓具區之濬去鄧尉先隴不五里吳人之俗歲於山中探梅信傾城出游張氏兩墓深淺皆直其

勝君之葬也余越疆而弔見墓門有垂垂欲發者其親串故人酌酒花下而後去嗟乎古今論人不同一曰勞生一曰達生君之自壯逮老其生也可以謂之勞矣營生曠作終制若是乎高人曠士之所爲何哉余讀喪禮子思子之言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惟君之生計足喪具備早營高燥而勅其子以氣絕便歛歛訖便葬皆出自生平精疆心計之餘習豈追慕昔賢之佚事而爲之者乎然君於書傳頗能涉獵其大略與人交撫掌歡謔坦易無它腸此亦於道爲近未可見其搢搢然役役然謂與古之放達者無一端之合也余自笑足以知君可以銘銘曰

有墮者山有瀾者水歲直降婁月躔星紀彼慕大

夫指說妙理早寧體魄後必大起主人康強笑而聊唯爾言果徵予不畏死噫嘻古有輕人不貲之軀以自驗其術者乎吾知君之卽安於此也請以俟而攻諸筮史

